

무소의
뿔처럼
혼자서
가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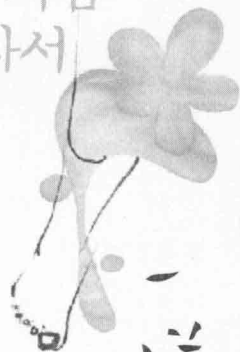
你的婚姻幸福吗？
你是否也一样在哀婉和
无奈中苦苦挣扎？
本书告诫女性朋友，
坚强地面对、为自己而活，
要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

像
犀牛
一样
只身
前行



【韩】孔枝泳 著
周一峰 译

무소의
뿔처럼
혼자서
가라



像犀牛如角
一样只身前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韩)孔枝泳著;周一峰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391-6019-1

I. ①像… II. ①孔…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2793号

무소의 뿔처럼 혼자서 가라 By 공지영 孔枝泳

Copyright 2006© 공지영 孔枝泳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NanHai Publishing Co &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공지영 孔枝泳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0-406

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 [韩] 孔枝泳 著 周一峰 译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8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0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019-1

定 价 29.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0—1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犹如狮子不怕声响

风儿不怕罗网

让他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

——引自佛教早期经典《犀牛角经》

目录

1. 对我而言仅存的真实感乃是我曾偶尔哭泣…… 001
2. 那个少女在哭泣…… 014
3. 绝对、反正和即便如此…… 037
4. 寻找那片耻辱之地…… 060
5. 野兽的时刻…… 088
6. 寂寞时跳绳的女子…… 109
7. 一种选择…… 135
8. 幸与不幸…… 155

9. 妻子、情妇、朋友·····	190
10. 初夏的玫瑰·····	207
11. 对“母亲”这一称谓的若干回忆·····	227
12. 母亲眼中关于女儿的印象·····	252
13. 重回彩霞间·····	266
14. 拙劣的选择·····	287
15. 像犀牛独角一样只身前行·····	309
后 序·····	321
作者后记·····	333



1. 对我而言仅存的真实感 乃是我曾偶尔哭泣

电话铃声在黑暗中孤独地响起。慧婉捧着刚买的早餐面包，从怀抱中腾出手来仓促地把钥匙塞进锁孔里，好不容易才把门打开了。钥匙是磁铁做的，平日里就常常出点小问题，今天格外地不听使唤。她把包扔在一边，赶过去提起话筒，不料电话的另一头却挂断了。

放回手中的话筒，打开了话机旁的台灯，光亮旋即覆盖了电话和整个写字台。这暖暖的、微黄的灯光，时常给予她些许慰藉。她重新走向玄关，拾起包和盛有早餐面包的纸袋。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慧婉急忙起来，提着东西就朝话机跑去。待她接起电话，另一头传来了同样急促的声音。

“到底上哪儿去啦？都打给你一整天了。”

来电话的是京惠。她那特有的、高调又有些刺耳的声音让人觉得矫情。慧婉神色凝重，显得有些不耐烦，眉头也微微皱锁着。



提着沉甸甸的物件，慌忙赶来，全然不是为了等京惠的电话。

慧婉把手中的物品缓缓放在桌子的一旁，用不紧不慢的语调答道：

“还不是为了过日子。有什么事儿么，这么急着找我？”

说罢，她解起了灰色衬衫上余下的纽扣，并以一种独身女性特有的慢条斯理，伸手把自己那个有些破残的皮包稳稳地竖了起来。

“我可不是因为想你才打的，都是因为英善。”

“英善她怎么了？”

“噢……我说呢，怎么你接电话时声音这么平静？看来还不知道啊。你可别太惊讶，英善现在人进了医院。”

慧婉立刻停了解最后一粒纽扣的手，双手紧紧抓住了听筒。刹那间，她的脑海中闪现出某种短暂而又强烈的预感，这感觉如同光束般轻轻掠过，旋即消失殆尽。然而，就在她想弄清这预感所蕴涵的意义时，耳边又传来了京惠的声音：

“英善这丫头！听说是拿刀自残。不过幸好没什么大碍，可家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辨不清自己究竟是叹了口气，抑或是微微颤抖了一下，京惠的话音刚落，两人便陷入了沉默中。不觉间，慧婉竟把解开的衬衫再次扣了起来，向电话另一头问道：

“什么？你说谁？”



“英善这丫头啊！”

沉默的气氛再次氤氲开来。慧婉轻轻拂下袖子，遮住了原本露出的小臂。冰冷的战栗掠过她的肌肤，然而她还是无法对对方话语的含义作出明确的反应。她的语言和情感总是无法对接起来，往往在耐心倾听之后，过许久才明白：这只不过是对方在羞辱自己罢了，而事后则唯有独自愤怒。慧婉牢牢地握住电话，仿佛只要用手这样紧紧握着，就能抓住那些奇怪的消息所表达的含义。

“大晚上的瞎说什么？你倒说说她为什么要那样？”

“我瞎说？原本今天约好一起去商场买衣服的，打电话到英善家里，一直没人接。差不多到晚上才想起她曾经说过要回娘家住上几天，就给她娘家去了电话。可谁想到，电话一通她妹妹就呜咽着说姐姐已经住院了。我问姐姐哪儿不舒服了，谁知道那边竟一下哽住了。我赶紧问住哪个医院，结果碰巧是我们家那位的朋友所在的医院。于是我打电话过去，拜托先前认识的护士朋友打听情况。过了很久，医院才来电话，说是今天凌晨送来的。天哪，这丫头居然拿刀子……这怎么叫人相信？我实在是无法想象。要换作是你，我也许就信了。”

京惠的语速很快，仿佛是在表演一段练了很久的台词。即便没有听到京惠最后的那句话，慧婉此刻也早已愁上眉间了。但是，那份始终存在于她们之间的、情感上的冷漠对立又促使她立刻放松了表情：



“也许是受刺激了吧，不然就是……”

“绝不是的。妹妹说姐姐和朴导（英善丈夫）的关系本来就不融洽，所以才回的娘家。之后英善回了趟家，结果两个人不知怎么又吵了起来。英善一气之下就成那样了。可话说回来，你想过她会那么傻吗？说不定她和朴导之间的不和一直都在瞒着大家。这么一想，我突然觉得有些后怕，从刚才起就盼着我们家那位早点回来。真是奇怪！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不安呢？”

京惠的话音中分明透着一丝惶恐。

“那朴导是怎么说的？”

“听朴导说，那天临睡前，两个人因为一点琐事吵了起来。天亮以后，朴导总觉得有些不对劲，睁眼起来一看，发现床已经被血染得通红！你说，这能让人理解么？”

京惠有些不知所措，只是不停地这实在让人理解不了。慧婉一言不发，把敞着的衬衫整齐地扣好。

“这不是能否理解的问题……”

“我琢磨了半天，你说是不是朴导在外面闯祸了？导演的话总会出那样的事情……”

慧婉也不是没往那方面想过。可她转念一想：如果说朴导在外面惹了事，这完全应该用离婚来解决，自杀是毫无理由的。更何况是拿刀自残……

“你也知道朴导不是那样的人。”



“可在韩国这个社会，你还能对男人保留信任么？”

京惠的嗓音突然变高了。慧婉也没有反驳，她把闲着的另外一只手伸进抽屉，找出发卡，把头发缚成了一束。

“看来你对人这码事还没有体会，世上最难懂的是人啊。自古以来，轻信他人者误己。”

京惠的话仿佛让人觉得她顿悟了世间一切的真理，而慧婉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个傻丫头，既然忍不下去，怎么不把刀对着男人，到底为什么要对自己那样？”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下来。慧婉觉得自己已经好久没和京惠有这样的默契了。在两个女人紧握电话保持沉默的时候，玄关那头传来了门铃声。京惠的话音顿时压低了下去。

“孩子他爸可能是回来了。一会儿……不，明天见吧！明天一早我就去英善的医院……是你回来了啊！”

京惠的声音突然由不安变得明快起来。而慧婉早已意会，先挂断了电话。刹那间，慧婉觉得周遭变得异常地静谧。她呆呆地望着电话，接着仿佛下定决心一般，趿拉着鞋走过去打开收音机。随后，慧婉开始收拾起散落在地板上的纸杯子。慧婉把衬衫脱了下来，换上了平日里穿的宽松短裤，接着走到盥洗台洗手。京惠的话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分明是有些叫人忍无可忍的事情在那之前发生过。英善，这个与慧婉相识 10 年的密友，绝非一个盲目



不计后果的人。按京惠的话来说，生活在韩国这个社会环境下，朴导也许无法叫人信任，英善想必是有自己苦衷的。易地而处，慧婉能够理解，因为她一度也有过自杀了之的冲动。而自杀的人是京惠，慧婉也觉得可以接受。可出事的偏偏是英善……

就像京惠刚才说的那样，突然间，慧婉也感到一阵恐惧。床单被血洩成了暗红，床边留着一把割伤身体的刀……这一切匪夷所思。

慧婉看了一眼自己那个巨大的瘫倒在一旁的手提包，随后开启了客厅里的日光灯。日光灯很亮，平日里慧婉很少打开。“扑哧”一声，光瞬间亮了起来，把湮没在幽暗空间里的事物一一照得清晰可见。慧婉仿佛目眩了一般，怔怔地站在那里。一连串极为不祥的预感向她猛地袭来。

刀，蛇形的伤口，被血染红的床单……还有撕破的雨伞。

有一次英善来过慧婉家，走的时候留下了一把雨伞。这么一想，那时候好像还是春天。可能是因为第二天下起了雨，慧婉才有机会打开那把伞。瘦瘪的黑色雨伞在打开的那一瞬间，慧婉本该察觉出些什么的。英善的雨伞被撕裂开，有如破衣服一般。这些撕裂的地方并非偶然造成，而是用利器刻意划开的。那个时候，慧婉全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是英善所为，而是觉得这可能是英善两个淘气孩子中某个的“杰作”。“你怎么不好好教育一下孩子？”慧婉很想这样问英善。然而，当她打电话给英善时，英善只是简单



地说：

“哦，没什么的。扔掉好了。”

那之后，两个人只是简短地聊了几句。电话的那一头似乎正忙着给英善的婆婆办生日寿宴。由于太过于嘈杂，双方都听不太清对方说的话。慧婉本想轻描淡写地和英善讨论孩子的问题，然而这个想法很快便被另一端的喧哗声冲散了。

后来慧婉便把这件事忘了。可现在一想，要是当时能稍有察觉，想必就会有所预感。然而，慧婉之所以没有不祥的预感，全然是因为对方是英善。英善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沉稳，如果这样的定义恰当的话，可以说她特别具有女人味，对任何人都很温柔。正如京惠所说，人们根本想不到英善会做出那样的事来。

听说英善拿刀割伤自己并住院的那一瞬间，慧婉的脑海中蓦地浮现出那把撕裂的黑色雨伞。如果伞真是英善故意划破的话，那么当她用锋利的刀划开那把油黑的伞时，该会有怎样的表情呢？

慧婉走到音响前，把声音开得很大，接着坐在沙发上抽起了烟。归根结底只是些没有根据的想法罢了，慧婉如是安慰自己，随后便深深地吸了口烟。这时候，公寓楼道传来了某个人沉重的脚步声。霎时，慧婉仿佛感到有人即将入侵一般，恐惧感随即袭来。她没敢吐出刚吸的烟气，只是紧紧闭住呼吸。呛人的气体逐渐封存在嗓子眼里，一阵咳嗽似乎难以避免。慧婉像是害怕暴露身份似的，久久地屏住呼吸。仿佛一旦被谁发现自己，就会有某种东西遭到



毁灭。她那略微有些棱角的脸因而变得像一粒又红又圆的栗子。不一会儿，耳边传来了钥匙声响和“砰”的关门声。也许是隔壁单身的中年男子现在才回到家吧。慧婉终于得以畅快地咳了出来。然而咳嗽来得过于猛烈，慧婉一下从沙发坐到了客厅的地板上，把身子屈成一团，用手撑着地面，费力地咳嗽着。过了好久，咳嗽才渐渐停住，而原本用发卡固定的头发也有几缕滑落到了耳边。慧婉取下发卡，把滑落至肩部的头发重新扎了回去，随后走到电话前拨起了号码。号码是英善家的，尽管有些晚，可慧婉觉得对方会理解自己，于是耐心地听着话机里传来的连接声。大约响了20多遍，电话最终还是无人应答。慧婉放下手中的电话，重新坐回了沙发。

啊，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次聚会上，多年未见的大学同窗们纷纷谈论着孩子和别家夫妻吵架的话题，也有的人只是一个劲地夸耀自己的丈夫。就在大家讨论婚姻生活中女性如何才算通晓事理时，英善突然说了这样的话：

“就算再聪明，学业再优秀，哪怕拥有整个世界的智慧，还是得向命运低头！没有什么比命运更可怕的了。”

大家有的忙着看顾自己的孩子，有的则低头削着水果，没人对英善的话作出反应。只有慧婉一个人听懂了其中的含义。英善似乎接下去又这样说道：

“不幸是什么？羞辱又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人生是否真的充满



了痛苦？我只想和过来人探讨！她们会明白我说的话。”

瞬间，慧婉把视线投向了英善。她用一种不同寻常的目光扫过英善，而英善只是耷拉着眼皮，低头轻抚戴在手上的翡翠戒指。慧婉突然间觉得英善其实过得并不幸福。然而纵使明白自己过得并不幸福，问题也不会有所改变。尽管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都只是在抱怨自己的不幸：丈夫出差却没有半通电话；丈夫因为工作每天晚归；再不然就是，日子本来就紧巴巴的，可婆婆还是不停地开口要钱……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真正沉默的唯有慧婉和英善两个人。

如此一来，慧婉发现自己对于英善的婚姻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英善的丈夫原是英善和慧婉大学时的学长，毕业之前两人突然陷入了热恋，英善还因此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他结了婚。婚后，朴导也就是英善的丈夫，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不但被开除了学籍，还入了狱。再之后，朴导去了法国留学，而英善则连自己的毕业典礼都没参加，也去了巴黎。回国五年后，朴导在电影界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个为忠武路^①注入新鲜活力的年轻导演，两人长久以来历经的苦难也终于告一段落。再后来，英善有了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已经五岁，而小的那个也有三岁了……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尽管地段偏远，可英善脸上还是露出了掩藏不住的喜悦。那一刻，

①忠武路：地名，韩国电影的摇篮。



慧婉至今仍记忆犹新，然而如今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了？

时间渐渐临近午夜十二点。慧婉先是愣坐在那里，随后便起身找出了不久前买回来的缪塞诗集，回房躺下。

我失去力量和生气，
也失去朋友和欢乐；
甚至失去那种使我
以天才自负的豪气。
当我认识真理之时，
我相信她是个朋友；
而在理解领会之后，
我已对她感到厌烦。
可是她却永远长存，
对她不加理会的人，
在世间就完全愚昧。
上帝垂询，必须禀告。
对我而言仅存的真实感
乃是我曾偶尔哭泣。

慧婉又随手翻了几首，之后就把诗集合上，陷入了沉思。在这个世上，对自己而言仅存的真实感又是什么呢？如果自己是缪



塞，大概会这么写：在这个世上，对我而言仅存的真实感是……

这本是个叫人无法轻易入眠的命题，然而慧婉却下意识地关掉了床边的台灯，睡着了。

五年的婚姻生活中，丈夫是从那时候起开始打她的。当孩子尚存一丝气息，残破的身躯因输液而留下印迹时，丈夫只是嫌恶地避开她的目光。在孩子去世一年之后，暴力却不由分说地降临在她的身上。当时慧婉看着电视独自发笑，等着晚归的丈夫。接过丈夫的西装外套，慧婉说道：

一起看吧。节目挺有意思的。

暴力持续了近十分钟。假如这期间丈夫只动了一次手，慧婉也许会这样对他说：

难道你觉得只有自己是不幸的么？！

如果暴力进行到第二次就停止，慧婉也许会哀求：

把这一切都忘了吧，我们重新开始，求你了！

起初慧婉只是有些惊恐，紧接着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丈夫的羞辱。直到第三次暴力的开始，慧婉才注意到身体的疼痛。由于剧烈的疼痛，慧婉用力反抗着丈夫，想把他从身边推开，然而自己的那点力气始终都抵不过丈夫。他一把抓住慧婉的长发，连拉带扯地把她拖到冰箱前，将她的额头狠狠撞上去。冰箱上花篮里的五色干花撒落到她的发间。慧婉整理起自己凌乱的头发，这时丈夫说道：